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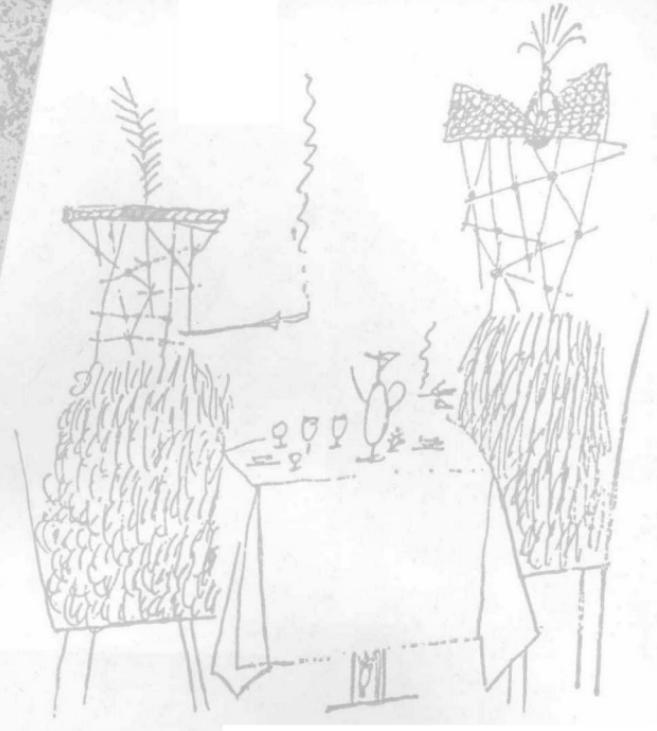
名家谈丛●之一

闲情逸致

XIAN QING YI ZHI
MING JIA TAN CONG ZHI Y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名家谈丛之一

闲情逸致

MING JIA TAN CONG ZHI YI
XIAN QING YI ZHI

张晓春 龚建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徐 侗

封面设计 柯国富

名家谈丛之一

闲情逸致

张晓春 龚建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上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2000

ISBN 7-30515-877-0/I·111

定价：6.90 元

弁　　言

“闲情”这个词，倘在十多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肯定不是一个让人瞧着舒服、想着愉快的词。“你倒有闲情”，这是当时对那些不刻意进取、自甘落伍的人含蓄而尖刻的讽语。“闲情”一词，实际上已经不再表示一种生活形态，而是意味着一种消极乃至颓废的生活性质。尽管那时的人们有的是闲暇，且闲得发慌，却没有什么人公开声明自己“有闲”。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中，自有斗不完的“私”，批不完的“修”，何闲之有？况且“有闲”和“无产”正是一对冤家，谁敢说“闲”？

中国人对于“闲”向无好感，他们推崇的是“勤”，认为，“勤”是安身立命之本，故要求为官者“勤政”，为民者“勤劬”，于是天下升平；而“闲”却是祸之根源。人，一旦有“闲”，思想便不安分，便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如何消闲、打发剩余的精力和智力，便开始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于是“恶从闲中来”了。君不见话本里的坏人、恶少几乎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吗？故“闲”既不受官方欢迎，也与老百姓的生活原则相抵触。

悟。“闲”之坏名声由来已久矣。

传统士大夫脑筋里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念头，家里家外，忙忙碌碌，席不暇暖。这样，即使不受舆论的褒奖，至少也会倍受同情。虽然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只要不“闲着”，那把交椅还是稳稳地坐着。“勤政”始终是衡量人品优劣的标尺，至于“政绩”嘛，倒在其次的。风云际会，世道浇漓的时代，“赋闲”一事，对于大多数怀有政治理想、立志澄清天下的人来说，是丢面子的，是痛苦的。在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情况下，不是还有人以“美人香草”寄寓自己对“故国河山”的一往情深么？换句话说，它曲折地表露自己虽寂寞无主但并非“偷闲”“偏安”的心态。像陶渊明这样一个闲云野鹤式的隐士，东篱采菊，并且说了不少闲适的话，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人从他的集子里淘出些“金刚怒目”式的句子来，用以证明“闲”与伟人无缘的观点：伟人的“闲”毕竟是超迈拔俗的，是包蕴着“不闲”的。而李笠翁，因为写过一部《闲情偶记》，故被世人目为“闲适文人”的代表，其人品当然是有问题的，其生活的格调、趣味也是不高的，其文章自然是不好的或是不太好的。于是，在文学家的殿堂里，他的座次很难排上号，虽然他的《全集》中未必拿不出几篇忧时讽谕的东西。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人们对于“闲”与“不闲”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了。

难道“闲情”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吗？在没有提供确定的前提下回答“是”或“不是”，并非明智之举。然而，一个没有闲情逸致的人，至少是个缺少赤子之心的人，其生活流程一定是单调乏味的，也就无所谓生气灌注可言了。这样的人，该是怎样的面目可憎！这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那么，“闲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有句俗话，叫做“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对了，“拿耗子”，并非是狗之专业，故其“闲”可知；而拿了耗子之后，又并非为了充饥，只是为了寻开心，闹着玩，就产生了娱情效果，这也许就是“闲情”吧。人的生活，虽然与苍髯四足的动物有某些相似之处，有时甚至就是它的翻版。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有理智、智商很高的动物，人的“闲情”的发生就不是简单的“狗拿耗子”的过程所能全部涵盖。要对人的“闲情”作一番界定不容易，首先它当然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其次它还表现为是一种非功利的生活的艺术化，是一种自娱为主的情绪调节，是一种冲淡而悠远的生活趣味与舒缓而稳妥的生活节律的结合并贯穿、渗透着无处不在的自然、乐观、宽松的生活理想。有人把它看作是生活的一种缓冲，一种润滑剂，似乎太拔高了。

“闲情”云者，只能是相对的。陆羽治《茶经》，是术业有专攻，怎么能说是“闲情”？周作人谈茶道，未免就有点“闲情”了；徐霞客之游名山大川，终不能和谢灵运同日而语；大菜司务烹饪亦不可与苏东坡制“东坡肉”等量齐观。即在一人身上，如苏东坡，做官，文章书画，烹调，三者相较，后者较中者为“闲”，中者又较前者为“闲”，这“相对”的意思，就在于此。

不知李笠翁当初是怎样理解“闲情”的。《闲情偶记》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即词曲部（编剧）、演习部（演戏）、声容部（穿着打扮）、居室部（居室装潢）、器玩部（玩骨董）、饮馔部（吃喝）、种植部（养花）、颐养部（行乐之法）。其中词曲部在今天看来是很专业的并且是很伤脑伤神的工作，很难入“闲情”之列，其余则与现代人是有共识的。显然，笠翁把个

人私生活中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等等无关宏旨的日常行为均归于“闲情”之畴。他的这种思路，也早已被我们接受。我们谈“闲情”，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值得一提的是，笠翁没有把写文章视为“闲情”，这是大有道理的。我们说“闲情”，当是一种在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东西，而在士子文人眼里，文章乃经国大事不朽伟业，早与功名利禄有莫大的关系，决非“等闲”之物。即使在今天，虽然有“闲笔”“闲文”的说法，但把写文章视作“闲情”，恐怕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原本没什么“闲情逸致”可言，但正如人的相对的两面不可能同时接受日光的照耀一样，人的“闲情逸致”不可能只是一个空壳而无实际内容，亦有其存在的理由，各人的情况和表现形式不是划一的：有的是给自己的心情“放假”；有的是归隐后身无羁绊的精神调剂；有的是对现实社会的调侃和消极反抗，等等。现代作家的“闲情逸致”，也不例外。收入本书的几十篇文章，算得上是作者“闲情逸致”之形迹流露，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意态的轻松、文笔的优雅、趣味的醇厚以及识见的高明是随处可见的。可以提醒的是，有些文章暗藏机锋，须细细咀嚼，不可轻轻放过。

编 者

目 录

弁言	[1]
马先生汤	马叙伦 [1]
喝茶	周作人 [3]
谈吃	夏丏尊 [7]
养金鱼	周瘦鹃 [11]
牵牛花	叶圣陶 [16]
说避暑之益	林语堂 [18]
住所的话	郁达夫 [22]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26]
女人与装饰	茅 盾 [30]
撩天儿	朱自清 [32]
止酒篇	宋云彬 [40]
花园的一角	许钦文 [45]
宴之趣	郑振铎 [51]
吃瓜子	丰子恺 [57]

- 观潮 陈子展 [64]
喝茶 苏雪林 [70]
相片 老舍 [73]
旅行 曹聚仁 [78]
私语 冯沅君 [83]
蹠迹 王了一 [86]
眠月 俞平伯 [89]
闲情 冰心 [95]
生活 章克标 [98]
放风筝 梁实秋 [108]
吃鸡赘语 钱歌川 [113]
春朝一刻值千金 梁遇春 [119]
我的书斋生活 叶灵凤 [125]
谈我的忌食 孔另境 [128]
咬菜根 朱湘 [132]
赞病 施蛰存 [134]
说吃 李广田 [138]
汤屋 缪崇群 [142]
囚绿记 陆蠡 [145]
住的问题 徐𬣙 [149]
烟 吴组缃 [157]
牙签 纪果庵 [164]
辕车驴背 张中行 [168]
巷 柯灵 [174]
吃饭 钱钟书 [177]
吆喝 萧乾 [182]

- 夜谈 方敬 [186]
吃与睡 苏青 [192]
弈棋的艺术 曾敏之 [198]
看相 柳存仁 [201]
谈笑 周汝昌 [205]
寻常茶话 汪曾祺 [208]
更衣记 张爱玲 [214]
吃喝之外 陆文夫 [224]
何以解忧 余光中 [229]
仲春琐记 董桥 [243]
闲 许达然 [245]

马先生汤

马叙伦

随园诗话言，“蒋載门观察招饮，珍羞罗列，忽问余‘曾吃我手制豆腐乎？’曰‘未也。’公即著犊鼻裈亲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盘餐皆废，因求公赐烹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按蒋法如何，未知随园食谱中亦著录否。据言则蒋亲下盐豉矣，余亦喜制馔品，余皆授归云以方，使如法治之，如蒸草鱼蒸白菜之类，余唯试味而已，独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然此汤在杭州治最便，因四时有笋也。豆腐则杭州之天竺豆腐，上海之无锡豆腐，皆中材，若北平豆腐，虽选其隽，亦不佳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若在北平，非向西单市场求上海来品不可也。然制成功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曾以汁贻陈君朴，君朴煮白菜豆腐食之，谓味极佳，而其家人不赏也，如就一二品增其浓味，便对一般人胃口，称道不置，然非吾汤矣。往在北平，日竭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

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今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马叙伦（1884—1970） 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字彝初，又作夷初。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

喝 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 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

“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 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燉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

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馨，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惟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极东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

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周作人（1885—1967） 散文家、翻译家。号知堂。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述甚多，有《知堂文集》等。

谈 吃

夏丏尊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磕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的待你”，有的还要苦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来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